



訓語微集覽 卷二

長 5
平 送 轉
印 藤 塾

服部文庫
117
249
2



西軒
長平
軍印



論語集覽卷之二

何晏集解

魏

何晏

集解

宋

朱熹

集註

大日本

藤維損

古義

物茂卿

徵

從四位侍從源賴寬輯

為政第二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古色氏曰。德者無為。猶北

辰之不移。而眾星拱之。正人北極。天之樞也。居

得也。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北極。天之樞也。居

皇本共作供鄭
本一為下石壁言字

義者無德者德仁也
此言五以孔子之言也
見壽月

其所不動也。其向也。言衆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爲政以德則無爲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程子曰。爲政以德。然後無爲。范氏曰。爲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爲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務者至寡。而能制動。

古義 德者仁義禮智之總名。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移也。共向也。言爲政以德。則其象猶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此言爲政以德。則無爲。而天下歸之也。若夫不知爲政。以德徒欲以智力持之。則勞攘叢生。愈不理。此古今之患也。後世講經濟之學者。不知斯之務。徒區區求於儀章制度之間。鄙哉。○范氏曰。爲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爲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衆。

徵 爲政者秉政也。如左傳我死子必爲政。以德謂用有德之人也。秉政而用有德之人。不勞而治。故

左傳語見昭二十年

臯陶曰見書臯陶謨
顏淵篇曰樊遲問知子曰知人又家語子貢曰知者知人

舜有臣五人見
泰伯篇
選於衆顏淵篇
無爲而治衛靈公篇
股肱良哉元首叢生書益稷

有北辰之喻。如舊註。有德之人治國也。其義雖通。不得於辭。不可從矣。臯陶曰。在知人。在安民。孔子曰。知者知人。太仁者大德也。而知仁之稱。知每居上者。安民之道。非知人則不能。故也。故贊聖賢之君。必以得聖賢之臣稱之。古人知道。故其言如此。下章道之以德。亦是之謂也。范氏所守者至簡。爲守何也。所處者至靜。非主一無適之謂邪。大似學究。作科舉文。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選於衆。舉臯陶。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參諸股肱良哉。元首叢生哉。則古義明矣。

禮記樂記曰禮樂皆得謂之有德也者得於身也

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是就政字而發義者。豈不可乎。然不識政。謂何則。漫然耳。德之為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較諸禮樂得於身。謂之德。何其霄壤。古書身皆謂我也。佛氏身心之說出。而學者嫌其淺已。禮樂者道藝也。道藝在外。學而成德於我。故曰得於身。古書之言。一字不可易者。如此。朱子意。道者當然之理。行之而得於心。枯單哉。且德有達德。有世之德。有有德之人。豈可

一訓通哉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韓愈曰蔽猶當也

曰蔽猶當也包氏曰歸於正

新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思無邪魯頌駟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

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

古義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思無邪魯頌駟篇之辭言詩之為經雖其教無窮然不過使人之所思無邪曲耳思無邪直也夫子讀詩到此有合於其意者故舉而示之以為思無邪一言足以蔽盡詩之義也夫詩夫子之道言則豈徒蔽三百篇而已哉雖曰蔽盡夫子之道可也論曰仁義禮智謂之道道德人道之本也忠信敬恕謂之脩為所以求至夫道德也故語道德則

蔽猶當也包氏曰歸於正

以仁為宗論脩為必以忠信為要夫子以思無邪
一言為蔽三百篇之義者亦主忠信之意先儒或
以仁為論語之要性善為孟子之要執中為書之
要時為易之要一經各有一經之要而不相統一
不知聖人之道殊歸而同塗一經之要而百慮其言雖
如多端而一以貫之然則思無邪一言實聖學之
所以成始而成終也

司馬遷謂見史記孔子世家

徵詩三百。孔安國曰。篇之大數。包氏曰。蔽猶當也。
司馬遷謂詩三千。孔子刪之為三百。然據論語。則
孔子時亦唯三百耳。曰刪者。蓋孔子潤色其字句
耳。思無邪。包氏曰。歸於正。朱子演之曰。凡詩之言
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
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其說至於

和氣日散去秦
火後詩多散亡
漢儒取淫詩以
足三百篇之數
耳

桑間濮上而窮矣。遂有鄭衛孔子所刪而漢儒取
以足三百之疑也。殊不知孔子語所以取於詩之
方耳。詩之義多端。不可為典要。古之取義於詩者
亦唯心所欲。祇其思無邪。是孔子之心也。欲取義
於詩者。必有所思。故曰思。後儒以情性解之。豈思
字之義乎。邪如奇。衰之衰。謂務奇切。以踰先王之
道也。其在詩。本言魯侯之思。不淫奇邪。以致駮牝
三千之盛已。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仁齋先生曰。
直也可謂不知字義矣。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守
約則足以盡博矣。可謂妄矣。古云。博學於文。約之

以禮謂約之於身耳。未聞先約者也。且三千三百之禮，豈要約之義乎？乃至以母不敬、蔽禮以時、蔽易以欽、蔽書亂道極矣。夫母不敬，果能盡乎禮？時果能盡乎易？三千三百，三百八十四，亦何聖人之迂濶也？儒者之道，博而寡要，是司馬遷主黃老而言之，雖譏之乎？其去古未遠，亦能形容聖人之道者矣。夫古之取諸詩，唯心所欲，故聖人恐其流於邪也。是孔子所以言之。宋儒效襲子雲之法言太玄哉。皇侃本蔽作弊。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

儒者之道博而寡要見史記自叙傳

鄭云格也

之以禮，有恥且格。

古孔安國曰：政謂法教。馬融曰：齊整之以刑罰。孔安國曰：免，苟免。包氏曰：德謂道德，格正也。**新**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取為惡而為惡之心未嘗亡也。禮謂制度，節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以至於善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為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古**義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取為惡而為惡之心未嘗亡也。禮謂制度，節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以至於善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為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

節也。格，正也。言民有所羞取，又能自修而歸于正也。道之以政者，禁其邪志，齊之以刑者，繩其犯法。皆以法而不以德，故雖使民不敢為惡，而為惡之心未嘗息也。道之以德者，養其德性，齊之以禮者，勵其行義，皆以德而不以法。然民有所觀感，羞取而雖使之為惡，而不敢為，蓋政刑之功雖速，而其效小也。德禮之效似緩，而其化大也。其效小，故治遂不成，其化大，故其治愈久而無窮。此風俗醇醜之所由分，國祚脩短之所由判。王霸之別，專在於此。先王非偏特德禮而廢政刑也，特其所特者在彼耳。

徵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亦謂先王之政刑也。雖用先王之政刑，而不用德禮，則民僅免刑戮耳。廉恥之意，何由而生哉？道之以德，謂用有德之人也。則民有所感化，是之謂道之也。猶有所不齊，故以禮

齊之焉。先王之道，皆爾。後世不知德字之義，以己之德解之，非矣。若已無德，則政刑亦不能用之矣。無德而用政刑，則民無所措手足矣。何免之有？蓋徒用政刑者，其意在急治民，使不為非也。用德禮者，其思遠矣哉。先王之道，是為尚焉。學者思諸，有恥且格。古註訓正，未是。朱子訓至為是，然亦有感格意。蓋感格聲音相通。故古昔格字，多用之於皇天鬼神宗廟。又如有苗格，皆有感格意。格其非心，亦有感動意。免而無取，免者謂免於刑戮也。如難乎免於今之世矣。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幸而免，皆

百苗格見書大禹謨
格其非心見書
難乎免於今之
世矣見雍也篇
手知免夫泰伯

爾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亦能使民免於刑戮也不止謂民有苟免之意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

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古有所成也孔安國曰不疑惑孔安國曰知天命之終始鄭玄曰耳聞其言而知其微旨馬融曰矩法也從心所欲無非法

新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此所謂學即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為之不厭矣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至不思而得也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為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

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程子曰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必然但為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唯志乎聖人所以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心瑩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聲為律而身為度矣又曰聖人言此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躡等而進二以示學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塗而廢也愚謂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是退託也後凡言謙詞之屬意皆放此

古義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治天下之大經大法謂之道志於學者欲以其道修己治人為天下開

見壽開

平也。立者自立于道也。學既為己有而不為利祿邪說所變移搖動也。不惑謂心之所欲思欲自得其理而不惑於是。是非之間也。後篇曰：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又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歟？照此二語，則自曉惑字之義。天者莫之為而為命者，莫之致而至，皆非人力之所能及。惟善可以獲乎天，惟德可以膺乎命。知此則務於自脩而不萌一毫希望之心。此智致其精而學到至處也。耳順者，毀譽之來耳受而不逆也。言向也。雖已知天命，然毀譽之入于耳，猶有所礙。然到此則一切漠然不覺其入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為方者也。雖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蓋聖而不可知之境，道與我一也。此夫子自陳其平生學問履歷以示人也。先言其志于學者，蓋言雖聖人之資，必待學問然後有所至。以歸功於學問也。自立而至於不踰矩，是其效也。夫聖人生知安行，而具有階級者，何哉？道之無窮，故學亦無窮。唯聖人極誠無妄，日新不已，自少到老，自不失其度，故能覺其進而自信。其然蓋人之於一生，自少而壯而老年，到此則其智自別，雖聖人之資，不能無少壯而老年之異焉。則又不能無老少之別。猶天之有四時，春而夏而秋而冬，其寒燠溫涼自應其節。此即聖人生知安行之妙，而所以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也。徒曰為學者立法者非矣。論曰：孟子既歿，斯道不明乎天下。世儒之所講求者，不過訓詁文字之間。及宋氏興，鉅儒輩出，崇正黜邪。漢唐之陋，為之一洗。其功固偉矣。然當時禪學盛行，以其遺說解聖人之旨者，不為不少。於是專貴一心，而以明鏡止水為脩身之極功。胡氏云：一疵不存，萬理明盡。隨所意欲，莫非至理。是也。夫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心之不可恃，而不可不道以存之。如此，故夫子之聖，猶至七十始曰：從心所欲，不踰矩。蓋聖德之至，從容中道而非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謂也。

徵古者十五而入大學。或曰十三。大槩言之耳。蓋

男子二八而精通。有為人父之道。當是時，士大夫之子志為士大夫，農工商賈之子志為農工商賈。

公十九有童
見左傳襄三
十一年

禮記曲禮曰三
十曰壯有室受
田稱夫及餘夫

說詳周禮孟子
禮記曲禮曰四
十曰強而仕內
則曰強而仕內
方物也謀發慮
內則曰五十命
為大夫王制曰
五十而爵王制
曰五十始衰

知我者其天乎
憲問篇

其無志者亦衆矣。迺如昭公十九有童。心是也。志者其心所專注也。志于學云者。孔子在學而有所志也。三十而受室受田。始稱一夫。前是則餘夫也。是雖庶人。尚有所成立也。孔子之立。謂學之成也。四十曰強。仕出謀發慮。非不惑。則何以能爾。不惑云者。莫有為所惑亂也。五十命為大夫。五十而爵。以行先王之道於其國。學之效至是而極矣。然五十始衰。故自此之後。不可復有所營為。故五十而爵不至。有以知天命也。孔子又曰。知我者其天乎。知天之命。我以傳先王之道於後也。六十而耳順。

七十貳膳以下
禮記王制

大德不踰閑
閑子張篇

言天下莫有逆耳之言也。然彼豈無逆耳之言乎。我之不以為逆也。故曰耳順。蓋聖人能盡人之性。故人雖有逆耳之言。其心以為彼之過。不亦宜乎。是雖常人。其當事不怒。唯老成人為然。亦可以窺聖人焉。傳曰。七十貳膳。杖於國。不俟朝。不與賓客之事。致政。唯衰麻為喪。此雖先王養老之制。然老者所以受異數而自安者。為其精神筋力皆衰。故也。故老後放縱。人之常也。孔子七十。從心所欲。亦放縱耳。祇其不踰矩。所以為聖人也。不踰矩。猶之大德不踰閑。閑以防閑言。其大者也。矩者法度之

器言其精也。是皆孔子所自言。亦常人所能。聖人豈遠人而為道乎。宋儒之解。過乎高妙。所以鑿乎聖人之道而流乎佛老也。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無論衡作母

古孔安國曰。魯大夫仲孫何忌。懿諡也。鄭玄曰。恐孟孫不曉無違之意。將問於樊遲。故告之。樊遲弟子。子樊須也。
新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無違謂不肯於禮。樊遲孔子弟子名須。御為孔子御車也。孟孫即仲孫也。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為孝。故語樊遲以發之。生事。祭事。

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為三家發者。所以為聖人之言也。○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為其所得為者而已矣。

古義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無違謂無違於禮也。樊遲孔子弟子名須。御為孔子御車也。孟孫即仲孫也。夫子又恐懿子不達無違之旨。故語樊遲以發其意。生事以禮之為孝。猶或知之。至於葬祭。以禮之為孝。則其所不能知焉。故夫子為懿子丁寧之也。夫孝者。不以飲食奉養為至。而以立身行道為要。故生事葬祭。皆無違于禮。則孝親之道盡矣。蓋富而好禮。善之至也。懿子魯之世卿。而民所具瞻。故夫子以此告之。况生時之孝。猶易為力。至於沒後之孝。則非躬自盡道。光其先業。垂裕後昆者。則不能。故曰。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禮實孟氏之藥石哉。

敬不違見里仁

曾子曰見禮記

內則

集賢卷之二

十

微無違者。無違於親之心也。如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及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是孝道之常也。孟懿子問孝。孔子以其常者語之。既語之後。乃慮其僭禮之家。一意無違親志。則有傷人臣之道。孝非其孝也。故語樊遲以發之。使以禮為孝之則焉。蓋先王制事親之禮。其於無違親志之道。莫至焉。故前後之言。自相發耳。然前言語其常。後言防其僭。其意自殊焉。世儒多以前言若一時漫然不之省者。而嫌於失言。故或以不違理。或以不違禮解之。果其解之是乎。夫子當首語之以禮。何必為此歇後語。故難人哉。夫孝以養志為至。苟不知此。而先以禮臨親乎。烏可謂之孝乎。况以不違理為心者乎。非嚴威儼恪。則是非鋒生。不孝之大者也。大氏聖人之教人。自有次第。故顏子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後儒識淺性急。烏知之哉。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古馬融曰。武伯懿子之子。仲孫彘。武諡也。言孝子不妄為。非唯疾病。然後使父母憂耳。
新武伯懿子之子。名彘。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惟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為孝乎。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

顏子曰見子罕

見子罕

集賢卷之二

十

陷於不義為憂而獨以其疾為憂乃可謂孝亦通

古義武伯懿子之子名彘人子事父母之間其當憂者甚多矣然不若疾病之最為可憂也父母已老則侍養之日既少况一旦染病則雖欲為孝不可得也故以父母之疾為憂則愛日之誠自不能已而愛慕之心無所不至雖欲不為孝得乎所以警武伯者深矣○武伯父子俱為魯之卿而告懿子者其義大矣告武伯者其意切矣告懿子者蓋夫子之特旨而非常人之所能及故重告樊遲丁寧之學者當深翫焉

徵父母唯其疾之憂古註言孝子不妄為非唯疾病然後使父母憂朱註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唯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

矣未審武伯為人何如安知二說孰為當乎然父母豈唯疾之憂哉且孟武伯問孝而孔子答以父母之心豈理乎哉且使孟武伯不知以不貽父母憂為孝則孔子之答不亦迂乎若使孟武伯知之則不俟孔子之答矣由是觀之舊註為優大氏宋儒動輒求諸心是其深痼時時發見耳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古孔安國曰子游弟子姓言名偃包氏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能養人者一曰人之所養乃能至於犬馬不敬則無以別孟子曰養而弗愛豕畜也愛而弗敬獸畜也

謂鹽鐵論作為

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是深警發之也

昏定晨省本書作晨省定

敬者敬其事也言古人所謂孝者其事固大矣在今時人唯謂能養為孝亦未為不可也然子弟婢僕以至於犬馬之賤皆有養之而不使其至死已苟養親而敬不至焉則與夫養卑賤者何所分別乎所謂敬者左右使令昏定晨省至於飲食衣服寒暖之節敬而不怠是也此夫子因子游之問而戒世之事親者多流於不敬而不自知也觀今之孝者可見矣聖人答門弟子之問面就其人之病而警之然又或有因門人之問而廣為世戒者若此章是也不可執一而泥焉

徵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言今世所謂孝者非孝也能養也是謂云者命之云爾至於犬馬皆能有養

包氏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養人者為是如後說則皆能有養不可得而解矣且比親於犬馬聖人之言不若是其鄙也古君子禮樂以成德故其言君子也至於孟子路人其君冠雖其君是禮樂壞而君子之言有不君子者焉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

古包氏曰色難者謂承順父母顏色乃為難也馬融曰先生謂父兄饌飲食也馬融曰孔子喻子夏

孟子離婁篇曰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鄭作飯食餘曰饌

曰服勞先食汝謂此為孝乎未
 孝也承順父母顏色乃為孝也
 新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為難也
 食飯也先生父
 兄也饌飲食之也曾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
 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
 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為難耳服勞奉養未足為孝
 也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為難亦通○程子曰告懿
 子告衆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
 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
 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
 謂事親之際惟有愉色為難先生父兄也饌
 飲食之也曾則也言服勞奉養乃事親之常未足
 為孝也事親之道愛敬為本矣然敬猶或可勉而
 能至於愉色則非誠有深愛而終始不衰者不能
 故曰色難先儒謂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
 故告之蓋就子夏之所不足而誠之也○道愈虛
 則言愈高德愈實則言愈卑自然之符也故天下
 之言得能為其高而不能為其卑無其德也若武伯
 問孝以下三章天下之言莫卑於此亦莫實於此
 惟孔子能言之而他人之所不能言焉所以為聖

戴記祭義

也言

徵色難朱註引戴記為勝包咸謂承順父母顏色
 乃為難何以見承順之意乎皇疏曾猶嘗也古者
 曾皆訓乃而訓嘗者唯墨子有之味文意訓乃為
 是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
 發回也不愚

古孔安國曰回弟子姓顏名回字子淵魯人也
 違者無所怪問於孔子之言默而識之如愚孔安
 國曰察其退還與二三子說
 釋道義發明大體知其不愚
 新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不違者意不相背有
 聽受而無問難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

見壽問

集賢卷之三

十一

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

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愚聞之師曰顏子深潛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

古義 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夫子與之言終日之間無一言之違逆如愚者然有聽受而無問難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言及省其私亦足以發揮夫子之道故夫子深喜之又言不愚以明前言如愚者乃其所不可及也此夫子稱顏子不事聰明深造妙契非常人之所能及也聖人終日之談皆平淡易直無駭人之聽聞者顏子聰明一聞之則實有以知其包天地貫古今無復餘蘊不啻若口之悅芻豢故其所與言者不待問辨詰難而發露乎言行之間猶艸木之經時雨而勃然興起非若他人聽了便休也夫子及乎省其私而便知其然故曰回也不愚重歎之也夫其智之深可見者知之未深者也智而不可見乃是智之最深者也譬諸川流之淺雖其勢駛漲猶或可涉淵

海之深汪洋乎不可測也所謂如愚者是也非去智絕聖昏默守愚之謂其不事聰明是其智之所深也

徵 終日不違如愚孔安國曰不違者無所怪問於孔子之言然而識之如愚漢儒解經多古來相傳之說如此蓋孔子以好學自稱又以稱顏子夫學問之道一意從事先王之教而不用其智力以埃油然生焉故孔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顏子亦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諸子性急欲得諸孔子言下顏子則不然待其自然來集故

公冶長篇曰焉不如丘之好學也雍也篇曰有顏回者好學

孔子曰見述而

顏子曰已見

顏子雖穎悟然學問之道本然矣。非好學之至。何以能一意從事夫子之教乎。故稱其穎悟而不稱其好學者。不信聖人之言者也。孔安國曰。察其退還與二三子說繹道義發明大體。知其不愚。朱子曰。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朱子以為孔子退省其燕私之時。是退屬孔子為不穩。孔安國以為顏子退去之後。孔子察其嘗與二三子私語者。極為穩當。何則。私為私語。見左傳。其在論語如子夏告樊遲。舜選於眾舉皋陶。曾子告門人。忠恕

左傳襄二十六年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注曰私與叔向語此類多見子夏告樊遲見顏淵篇

曾子告門人見里仁篇憤排啟發見述而篇

而已矣。是其類也。發如憤排啟發之發。謂其足以啟發二三子也。朱子曰。日用動靜語默之說。其意以道為當然之理。而不知為先王之道。以其心學之見。視孔顏故也。且所謂坦然由之而無疑者。豈得謂之發乎。且何緣而見其坦然由之而無疑也。皆丈外生義。豈不安哉。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古以用也。言視其所行。用由無也。言觀其所經。從孔安國曰。廋匿也。言觀人終始。安所匿其情也。新以為也。為善者為君子。為惡者為小人。觀比視為詳矣。由從也。事雖為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

皇侃曰。視直視也。觀廣瞻也。察沈吟用心。村度之也。集解本安。石有字

善焉則亦不得為君子矣。或曰：由行也，謂所以行其所為者也。察則又加詳矣。安所樂也，所謂雖善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此。是則亦偽耳。豈能久而不變哉。焉何也。瘦匿也。重言以深明之。○程子曰：在已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也。

古義 朱氏曰：以為也。為善為君子，為惡為小人。觀此視為詳矣。由從也。事雖為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為君子矣。察則又加詳矣。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此。是則亦矜持耳。豈能久而不變哉。焉何也。瘦匿也。重言以深明之。君之於臣，人之於朋友，其所倚賴甚大，不可不慎。所擇夫，人之難知，堯舜其猶病諸。至佞似才，至奸似直，諂諛者似忠，矜持者似德。故我明不足以察之，則必至於以黑為白，以枉為直。小人為君子，君子為小人，而政事日非，身辱國亡，可不懼哉。

徵人焉瘦哉 孟子亦言之。孟子聽訟之法，此則以

孟子之言離婁

不我以詩召南
江有汜
不使大臣怨乎
不以微子篇

察國君之道。蓋訟之道，瘦其情實。國君之賢否，其臣亦瘦之故也。說者以為知人之法，窮措大哉。古註以用也。或曰：如不我以之，以訓與，則視其所與謀國者何人也。義同。又如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其証。朱子訓為：豈有是哉。觀其所由者，觀其所由何道也。司馬相如封禪文：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所由與遺教對，其為道術者審矣。古註訓經朱註：訓從訓行，皆不知而為之說者。所安者，謂其心所安逸也。蓋欲知國君之善惡者，先視其所用之人賢否。而大槩可知。己所用賢則賢，否則否。是

其至易見者。故曰視也。次觀其所由之道。術何如。或先王之道。或五伯之道。或戎貊之道。或刑名之道。是非歷觀其政事民俗。則不可見者。故曰觀也。次察其心所安佚者何如。或仁義。或財利。或聲色。或田獵。是非深察其君行事。則不可見者。故曰察也。賢者之擇君。或為其君與鄰國交。皆不可以不知其賢否。故孔子言之。朱註視觀察。徒以為詳略之分。可謂不知字義已。程子欲以此察常人而不可得矣。則謂必知言窮理而後此法可用焉。是以孔子為未足者也。且人人而欲察之。豈聖人之自

心哉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古溫尋也。尋繹故者。又知新者。可以為人師矣。

新溫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為人師。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譏其不足以為人師。正與此意互相

發也。

古義溫尋也。溫故而知新者。尋繹舊聞。而時有新益也。此言師道之甚難也。人之為學。不溫故則必忘其所不能。不知新則無得其所。蓋天下之事。無限而天下之變。無窮苟能尋繹舊聞。而復有新得。則應之愈不竭。施之當其可。而後可以為人之師矣。夫師者。人之模範也。人材之成。就世道之所由。維持以韋帶之賤。與人君並稱。其責甚重。其任甚大。可不謹乎。

左傳哀十二年

禮記曲禮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服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
易繫辭曰通天
下之故又曰知
幽明之故周禮
小行人曰周知

徵溫故而知新何晏曰溫尋也尋釋故者皇侃引
溫燁又見中庸鄭玄註溫讀如燁溫之溫謂故學
之熟矣後時習之謂之溫左傳尋盟賈逵註云尋
溫也猶若溫燁故食也是溫訓尋迺古來相傳之
說尋燁古字通用習之義也何晏不識以尋釋言
之朱子仍之可謂粗鹵已故者邢疏曰舊所學得
朱子曰舊所聞是皆據字義解非也如國之故天
下之故幽明之故皆明有所指蓋如典故故實之
故凡先世所傳者皆謂之故先世所傳即我所學
則邢朱如無害然不知古言而以字解之推諸他

天下之故

純曰器者喻人才也君子當知人之不用之故謂之不器

書有所不通學者察諸新者古人所不言先師所
不傳也事變無窮非能知此則不足為人師也
子曰君子不器

古包氏曰器者各周其用至於君子無所不施
新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
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為一材一藝而已
古義器者用而有適之謂言君子之德可大用而
不可小用君子雖道宏德邵無施不可然或有於
事不能者若孔子不學軍旅不能辭命之類可謂
不適其用矣然而論聖人之才之德則不在是故
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若夫廣綜衆藝精
幹小事者人之所知而可悅而致遠恐泥不可以此論君
也子

徵君子不器包咸曰器者各周其用至於君子無

所不施。朱註因之。學記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二服，五服弗得不親。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不器見于此，大器學以成器，器以性殊，故喻以切磋琢磨。故用人之道，器使之。君子者，長民之德，所以用器者也。故曰：不器，器者百官也。君子者，君與卿也。譬諸良醫，用藥良，匠用椎鑿，藥與椎鑿者，器也。鑿匠者，君子也。故知包咸所謂無所不施者，非矣。究其說，必在

於不用器而自用而極焉。元首叢脞哉。職此之由。宋儒乃曰：孟子唯可以為賓師。孔子則無不可也。妄哉言。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古孔安國曰：疾，小人多言而行之不周。

新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之艱，而行之艱。故告之以此。

古張氏拭曰：君子主於行，而非以言為先也。故言之所發，乃其力行所至，而言隨之也。夫主於行而後言者，為君子；則夫易於言而行不踐者，是小人之歸矣。

徵君子長民之德也。仁以為己任，在行之而已。故

古義故者其字

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行之艱。豈易言之哉。故惡夫佞者。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古孔安國曰。忠信為周。阿黨為比。

新周。普徧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君子。小人。所為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及。然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故聖人於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常對舉而互言之。欲學者察乎兩間。而審其取舍之幾也。

古義。周。普徧也。比。徧黨也。皆就所與人親厚而言。之。此言君子小人用心之別也。學問之要在辨君子小人趣向如何。否則欲為君子。而反為小人之歸者多矣。論語每以君子小人對舉而論之者。蓋為學者示其嚮方也。

魯語曰。忠信為周。書。泰誓。

徵孔安國曰。忠信為周。阿黨為比。本諸魯語。又

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皆古言也。朱子既以普徧解之。又云。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蓋周訓。普徧者一義。訓親者一義。可謂支矣。蓋親厚之道。勢難普徧。必也為人謀而忠。與朋友交而信。庶足以無比黨之私已。古之道也。朱子又謂君子小人之分。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是誠然。然亦未已。蓋君子者在上之德。其心在安民。故公。小人者細民之稱。其心在營己。故私。若不求諸安民之道。忠信之義。而一意欲普徧。其弊必至於鄉原。一意

天地不仁聖人
不仁老子第五
章

純云以儀云衣服
在窮而不知其名
為罔

欲公其弊必至於老莊天地不仁聖人不仁而極
焉不可不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古包氏曰學而不尋思其義理則罔然無所
得不學而思終卒不得徒使人精神疲殆也

新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
程子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

非學也

古義稽於古訓之謂學求于己心之謂思會天下
之善而一之者學之功也極深研幾與鬼神同功
者思之至也學之功也實思之至也神學而不思
則實無所得故罔思而不學則師心自用故殆是
故非思則無以能學非學則無以達思兩者相待
而後得成也又曰古之學者所思多於所學今之
學者所學多於所思而古人所謂學與今
人所謂學者亦大異矣此亦不可不察也

皇疏一通曰罔
誣罔也言既不
精思至於行用
乖僻是誣罔聖
人之道也
多見闕殆本篇

徵學而不思則罔罔誣也皇疏一通有之蓋學而

不思則不知其義必至於非禮為禮非義為義上

誣先聖下罔時人也思而不學則殆如多見闕殆

之殆精思之至雖有所得苟不由先王之道迷而

頻復時冒榛棘不能坦然由之無疑也包咸罔然

無所得何晏徒使人疲殆皆非古言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義疏已下有矣字

古攻治也善道有統故殊
塗而同歸異端不同歸也

新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異
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

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為害甚矣○程
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為近理所以其害為

古義傍注朱字者係正本校之下文放之

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
 古義 攻治也。異端古之方語。謂其端相異而不一也。言不用力於根本而徒治其端之所異。則無益而有害也。言學問之道。用力其本則末自治焉。徒脩其末則必遺其本。必然之理也。後世之學不用力於道德仁義而徒從事於記誦詞章。爭其多寡較其短長。此亦攻異端之類焉耳。本末倒置。輕重易所。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也。論曰。異端之稱自古有之。後人專指佛老之教為異端者。誤矣。孟子之時。猶未或以異端之稱。若夫佛老之教。即所謂邪說暴行。而亦在異端之上。豈待攻而後有害耶。
 徵 攻乎異端。古註。攻治也。善道有統。故殊塗而同歸。異端不同歸也。異端雖無明解。與善道對言。故正義曰。謂諸子百家之書也。朱子因之。旁及佛老。

周禮考工記

鳴鼓而攻之先進篇

家語辯政篇

然孔子之時。豈有諸子百家哉。且攻治也。本其禮。攻金之工。攻木之工。謂治而成器也。故攻字可用。諸學者不可用。諸道藝。故治六經。古無是言。況有治諸子百家而成之之理哉。蓋攻如鳴鼓而攻之之攻。異端。稽諸漢晉諸史。多謂人懷異心者。乃多岐之謂也。人之懷異心。遽以攻之。必至激變。故孔子誠之。異端字不它見。獨見論語家語。而家語註。猶多端也。乃孔安國王肅輩。必有此解。故諸史所用。依其解已。魏篡漢祚。以攻異端為務。何晏集解。據序文。非何氏私書。孫邕鄭冲曹羲荀顛何晏。

則壽閣

集賢卷之二

三十一

可謂好學也已
學而篇曰高
顏者書議論英
發且排朱文公
論語等書必有
辨說辨曰攻是
攻城之攻已止
也孔子之意蓋
謂攻去異端則
邪說之害止而
正道可行宋儒
乃以攻為專治
而欲精之為害
也甚豈不謬哉

署名則必奉魏帝勅而作者如唐正義明大全耳
故避時忌諱特設新義後儒不察遂為定說也已
如可謂好學也已明祖解已為止此方學者復有
解已為甚者皆可謂誤矣

子曰由誨汝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古孔安國曰弟子
姓仲名由字子路
新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蓋有強其
所不知以為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
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為知所不知者則以為不
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
其為知矣况由此而求
之又有可知之理乎

古義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性剛以
天下之事為知故夫子告之曰汝所為知之者未
必真知之今誨汝知之者乎其所知者以為知
其所不知者便以為不知是謂之知也蓋知者務知
其所當知者而知而無益者不必求知之以其不
在盡知天下之事也天下之事無窮而一人之知
有限況事之多端有可得而知者矣有不可得而
知者矣欲知不可得而流于濫矣故曰君子於其所
不知者欲盡知之則以盡知天下之事為知故也蓋
子曰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是堯舜所以
為大聖而學者所當取法也後之儒者動欲盡知
天下之事是欲能堯舜
之所不能其得為智哉

徵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語知人之方也蓋門
人以意錄孔子之言而不錄其所由故後人難其
解遂鑿耳此章之言與答仲弓舉爾所知正相發

矣。古來註家皆以為孔子語學問之道。夫以不知為知者。不知之失也。苟使其人知。豈有此病乎。且不知為不知。止而不求知。則學問之道廢矣。且子路非好知之人也。孔子豈然乎。且知人者政事之所急。故強求知其所不知。勢之所必至。故孔子於仲弓於子路。以此告之耳。後世儒者與孔門諸子學問自別。故動求諸己。且如諸家說。知之二字終不穩。皇侃本作不知之為不知。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也。

古鄭玄曰。弟子姓顓孫名師字子張。干求也。位也。包氏曰。尤。過也。疑。則闕之。其餘。不疑。猶慎言也。少。悔。鄭玄曰。言行如此。雖不得祿。亦同得祿之道。新。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干求也。祿。仕者之奉也。呂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慎言行者。守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程子曰。脩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祿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亦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餒在其中。惟理可為者。為之而已矣。

古義。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干求也。朱氏曰。祿。仕者之俸也。呂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尤。過也。祿在其中者。謂不為人所棄。而衣食自給也。非必指受穀而言之也。得于學問者。深而周。得于見聞者。近而實。子張既知學。故夫子舉得于見聞者。告之。蓋多見聞。則足廣其智。而有所則倣。而

亦必闕疑殆而慎言行則外無受人之尤內無生
己之悔言行有實而足為人_{之所信}孰敢不服從
亦孰敢不薦引
是祿在其中也

設在見衛靈公
篇在子張篇
樂亦在其中述
而篇
請學農圃子路
篇

徵祿在其中。餒在其中。直在其中。仁在其中。皆謂
為此而得彼也。樂亦在其中。謂此彼皆有也。學干
祿者。學干祿之道也。與請學農圃類同。孔子所答
以慎言行也。見見君子之所行。聞聞君子之所言。
疑與殆。以已言之。非謂所見聞君子之言行未善
也。闕云者。姑闕之而俟已心之信焉安焉。不取諸
先王之道而取諸君子之言行。雖君子之言行。其
已心之所疑殆。尚且闕之。慎之至也。言行無殆得

祿之道也。程子曰。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
其心而不為利祿動。夫士無恒產。以何能存。故學
而干祿。士子之常也。故先王設穀祿之制。孔子亦
不責子張而直答以此。子張亦豈不知世俗干祿
之所為乎。蓋於其心有不安者。故問君子亦有干
祿之道邪。可謂善問矣。孔子所答。干祿之道也。它
如聞斯行之。則非干祿之道矣。可以見已。宋儒之
學。遠於人情。故曰定其心而不為利祿動。果其說
之是乎。則孔子當答以君子知命矣。孔子廼以此
答之。故知君子亦有干祿之道也。道之不遠於人

聞斯行之先進

如此不可不察。程子又曰：惟理可為者為之而已矣。殊不知君子遵道而行，而尚有不得祿者，則君子知命也。不求諸先王之道，而妄以己意求諸理，宋儒之病也。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

服。舉錯諸直，則民不服。

包氏曰：哀公魯君謚。包氏曰：錯置也。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人，則民服其上。

新哀公魯君名蔣。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錯捨置也。諸衆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謝氏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為枉，以枉為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

古義 哀公魯君名蔣時，哀公失政而民不服，故用之錯捨置也。諸衆也。言舉錯得當，則民服，否則不服。哀公意以為服民必有術，以能之。孔子告之以舉錯得當，則民服。舉錯失當，則不服也。蓋好直而惡枉，天下之同情。順之則得，逆之則不得。非可以術能也。故治國之道，顧其所以處之者如何耳。非可以私意小智濟之也。

徵 舉直錯諸枉，舉枉錯諸直，蓋古言也。而孔子引之也。孝經曰：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古之道，若是焉。後儒不知，廼謂聖人以意造言，謬矣哉。舉直錯諸枉，諸之乎也。枉與曲不同。枉者材之反張者也。直者材之良者也。蓋以積材之道為喻。積材之道，以直者置於枉者之上，則枉者為直者壓而自直。

孝經御大夫章

見孝經

論語卷之二十一

二十六

語樊遲顏淵篇

論語

集賢卷之二

二十七

子夏曰已見

矣。故它日語樊遲而曰：能使枉者直。直謂材之良者。故喻諸善也。仁也。枉謂材之不良者。故喻諸惡也。不仁也。枉直喻也。故當不拘字義。以善與仁解之。宋儒不識其為喻。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可謂謬矣。以錯為廢置。包咸之陋也。宋儒因之。殊不知天下有善而無惡。惡者善之未成者也。先王之道。養以成之。惡皆化為善。故孔子曰：能使枉者直。子夏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言舉而不害錯。可見錯非廢置之義。已故充包咸朱子之

季康子殺無道以就有道顏淵

論語子產獲誦
代論呂覽樂成
曰舉直錯諸枉
則民服言舉直
而民服言舉直
則民服言舉直
信直則民不加
道之上則民不
服錯也置也
若敬也篇

說則季康子殺無道以就有道也。其與先王孔子之道。何啻霄壤哉。又按易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舉錯一義。正如此章。可以徵諸舉直錯諸枉。則民服多。謂舉錯當則民服小矣哉。陋儒之見也。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故民服。苟取當於眼前。衛鞅之所不為也。孔子子產。何以獲誦。按代醉編載孫繼和之說。亦同予意。祇未知積材之道為喻耳。又如大居敬而貴窮理。居敬固孔子語。仲弓者。然以此為窮理之本。則其鑑空衡平之說也。苟使鑑空衡平。亦唯能見已之所見耳。不若以先王之道為規

集賢卷之二

二十八

鑑空為全見雍
也篇卦曰昔者
易說卦曰昔者
聖人之作易也
幽贊於神明而
生著參天兩地
而倚數觀變於
陰陽而立卦發
揮於柔而生
爻和順於道德
而理於義窮理
盡性至於命

觀清

集賢卷之三

三十一

矩準繩也。雖良匠苟無規矩準繩，何以能審其曲直哉？窮理乃易贊聖人之言。宋儒強諸學者，可謂不知類已。皇侃本：何為則民服，下有也字。

李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古 孔安國曰：魯卿李孫肥，康諡也。包氏曰：莊嚴也。君臨民以嚴，則民敬其上。也。包氏曰：君能上孝於親，下慈於民，則民忠矣。包氏曰：舉用善人而教不能者，則民勸勉。

新 季康子魯大夫李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以莊，則民敬於己。孝於親，慈於衆，則民忠於己。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為善。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為，非為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為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古義 季康子魯大夫李孫氏名肥，時季氏僭臨，不心服，亦不從其所令，故問之。包氏曰：莊嚴也。臨民以嚴，則民敬其上。上孝於親，下慈於民，則民忠矣。舉用善人而教不能者，則民勸勉。此章亦與前章同意。蓋王者之治，以德而不以法，其効若迂而其化無窮。霸者之治，以法而不以德，其効若速而無益於治。故知治國之本，在自正其身而不得以智術為之也。康子之意，在求速効，而夫子之所以答專在於自治。若使康子達夫子之意，其所以治魯國者，豈有不得如其所欲邪？禮曰：君子不出家而成就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蓋述夫子之言者也。

徵 臨之以莊，臨下之道也。蓋天至高而不可企及矣。至遠而不可窺測矣。至大而不可盡矣。日月星辰森羅於上焉。君子之治民，奉天道以行之，故齊明盛服，非禮不動，以象之。所以敬天也。夫民曰天

見壽

集賢卷之三

三十一

民不屬諸君而屬諸天。臣則皆君之臣也。古之道也。故奉天道以臨之。是謂之莊。然後孝慈春風之行也。語哀公舉直而已矣。語季康子舉善而教不能益詳矣。君與大夫之分也。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為。非為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為之也。夫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而孔子答之以此。是為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為之者審矣。張敬夫廼欲勝孔子而上之。可謂刻矣。是其意惡其輟也。惡其輟乎。則莫若誠焉。故君子貴學。學以成德。自然不假勉強。不則雖使其心為我所當為。亦終輟耳。輟則不久。不久則不足以化民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包氏曰。或人為居位。乃是為政。包氏曰。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友于兄弟。善於兄弟。施行也。所行有政道。與為政同。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為政也。書周書君陳篇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善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為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為政矣。何必居位。乃為為政乎。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故託此以告之。要之至理。亦不外是。

古義。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居官為政也。書文。今見古文尚書君陳篇。而無孝乎二字。

此云為政者。手執政柄之謂。一本無一為字。

當以此為正。孝乎，惟孝者美。孝之辭，言善事父母者，必友于兄弟，而施及於有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為政矣。何必以居位為為政乎？孝友者人之善行也。夫孰不美焉，亦孰不從焉。以此心自脩，則身脩，以此心治人，則人治。雖家國天下，莫不從焉。而家居講學者，每有不能為於世之歎。殊不知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奚以不居官為政為？惟乎孟子曰：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與居官為政者，奚異？

徵子奚不為政。包咸曰：或人以為居位乃是為政。朱子因之曰：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或人疑其不為政也。皆不知古言。我死子為政，謂秉柄於其國也。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謂秉柄於其事也。如此章，則孔子為大夫時事也。未審其為司

我死子為政已見疇昔之羊左傳宜二年

大夫服官政禮記內則

空時邪為大司寇時邪大夫服官政。謂一官之政也。孔子為大夫，不秉柄於其官，故或人疑而問之耳。如舊說，或人謂不仕為不為政，不情之甚矣。且奚其為為政，疊用為字，極為未穩。今解為秉柄，則奚其為為政，乃奚其為秉柄，豈不穩乎？蓋聖人施為，自不與常人同。於其官政，不必屑屑然有所更張。然其意所在，豈或人所能知？故引書答之。孝乎，惟孝四字句。包咸曰：美大孝之辭。為得之。書今本無孝乎二字。脫耳。朱註解乎為如此，大誤矣。施行也。有政，政也。言孝友之道，自然行於政事，是亦秉

家語言見始誅

柄於官政也。古註所行有政道，可謂強為之解已。君陳代周公為政於成周，孔子引此極當。按家語，孔子為魯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夫子赦之焉。以此觀之，孝友豈不行於官政乎？按蔡邕石經，孝乎作孝于。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

古孔安國曰：言人而無信，其餘終無可。包氏曰：大車牛車，輓者轅端橫木，以縛輓者。小車駟馬車，軌者轅端上曲鉤衡者。曲鉤衡者，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輓轅端橫木，縛輓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軌轅端上曲鉤衡以

駕馬者，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
古義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輓轅端橫木，縛輓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軌轅端上曲鉤衡以駕馬者。言人而無信，猶車無此二者，豈可得行乎？信者，人道之本，人而無信，則不可以一日立於天地之間。猶大車之無輓，小車之無軌，不可以行也。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一皆由此。夫子就其最所易見者，以喻人必不可無信也。

徵輓軌在車與馬牛相接之際，信亦在我與人相接之際，故引以為喻。車之行，馬牛之力也。道之行，人之力量也。豈不切乎？言而無信，則人不信我，人不信我，則我言安能行哉？事之行亦然。道之行亦然。教之道亦然。七十子深信孔子，故孔子之教行於

七十子不俟多言。孟子則欲使不信我之人由我言而信我。故徒詳其言。以欲人人之能曉。是訟之道也。徒聒之耳。是無它。不知無信之不可行。故也。輓軌之制。皇疏具焉。註。包咸曰。大車牛車。輓者。輓端橫木以縛軌也。疏。端頭也。古作牛車二輓。不異。卽時車。但輓頭安軌。與今異也。卽時車。扼用曲木。駕於牛脰。仍縛軌兩頭。著兩輓。古時則先取一橫木。縛著兩輓頭。又別取曲木。爲扼。縛著橫木。以駕牛脰也。卽時一馬牽車。軌猶如此也。註。小車。駟馬車。軌者。輓端上曲。鈎衡也。疏。衡橫也。四馬之車。唯

車下有也字



皇疏軌作軌是

載作牽

扼下有扼字本書

陸云一本作可知
子鄭本作可知

三綱謂父子夫婦
君臣也三統謂
天地人三正

中央有一輓。輓頭曲向上。此拘住於衡。此曲者爲軌也。所以頭拘此衡者。輓駕四馬。故先橫一木於輓頭。而縛軌著此衡。此衡旣爲四馬所載。恐其不堅。故特置曲軌裡。使牽之不脫也。猶卽時龍旂車。輓端爲龍。置衡在龍頭上曲處也。鄭玄曰。輓穿輓端著之軌。因輓端著之。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孔安國曰。文質禮變。馬融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損益謂文質三統。物類相招。世數相生。其變有

預知可。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愚按三綱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統謂夏正建寅，為人統，商正建丑，為地統，周正建子，為天統。三綱五帝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讖緯術數之學也。○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自脩身以至於為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叙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為，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

古我陸氏曰：也一作乎。朱氏曰：王者易姓受命為一世。子張見夫子聰明睿智無所不知，故問十世之遠，可以前知乎。言三代之有天下，雖各有一代之制，然不能盡改。人之觀聽，故皆因前代之禮而作之。惟其所損益者，今皆可知而已。既往已如此，則將來亦不過如此。此言古今之事，不甚相遠，不可好求迂怪，不經不可窮詰之說。蓋世道之變，雖相尋無窮，然本無有可愕可怪之事。冠以加首，屨以藉足，舟以濟水，車以行陸，君尊而臣卑，父老而子繼，千古之前如此，千古之後亦如此。所謂禮也者，亦不過因此而損益焉耳。苟以此推之，則雖千歲無窮之變，皆可坐而致焉。子張之問，既涉於怪僻，故夫子言此以斥之。

徵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陸氏曰：也一作乎。不必爾。蓋十世可知也。古書之言。子張疑而問之。而孔子答其可前知也。朱註：王者易姓受命為一世，非矣。

王者易姓受命為一代。父子相受為一世。孔子之意。蓋謂王者受命。制作禮樂。非預知數百年之後不能為。是可前知之證也。殷因夏禮。周因殷禮。故知有雖萬世不異今日也。殷損益夏禮。其所損益者。在夏代可前知。周損益殷禮。其所損益者。在殷代可前知。是三代聖人。建一代之法。使數百年之人守之。則其前知數百年後者審矣。若有聖人繼周而興。則今之所前知。何翅十世乎。雖百世者。謂其不止十世也。馬融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支質三統。所因何啻三綱五常。所損益何啻支質三統。朱註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是前二可知。與後可知。不同其義。可謂謬矣。且果其說之是乎。則秦漢以後。不與三代同。何孔子之言不驗邪。且子張不問禮。而孔子答以禮。是聖人所前知。僅禮而已。且其意謂聖人損益前代之禮。唯與時宜之。而不知一代禮樂維持數百年之後也。中庸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不然。何以在其為聖人乎。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為。無勇也。

百鄭玄曰。人神曰鬼。非其祖考而祭之者。是諂以求福。孔安國曰。義。所宜為。而不能為。是無勇也。

答樊遲雍也篇

西軒
下印

新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也。諂求媚也。知而不為是無勇也。
古義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諂者謂瀆也。近鬼神也。知義之所在而不為是無勇也。陳氏櫟曰：此章欲人不惑于鬼之不可知而惟用力于人道之所宜為。他日語樊遲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亦以鬼神對義而言。蓋嘗驗之天下之人，其諂瀆鬼神者必不能專力於民義，其專力於民義者必不諂瀆於鬼神。二者常相因云。

徵非其鬼而祭之。此孔子有所譏而言之。但未審其為何人也。其義則與答樊遲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相發。然彼則義圓而此則言不倫。故知其有所為而言之。

論語徵集覽卷之二終

東城山人

